

潮汕方言对汉语史研究的价值



林伦伦

潮汕方言因其保留古代汉语成分较多的特点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自1847年第一本潮、英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汉英潮州方言字典)面世以来,计已出版工具书20多种,印数200多万册,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而且出版、发表的地域除了中国境内之外,还广及台湾、香港、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等国家和地区。^[1]中国最权威的语言学杂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语文》和《方言》、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主编的《语言文字应用》上近几年都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有关潮汕方言研究的论文。一个只有1000万左右人口的方言土语,在中国那是小而又小的。但有这么多研究成果发表于世界各地权威的学术刊物上,那真是一个奇迹。即使是作为普通话标准音基础的北京方言,也未必有这么多的研究成果面世。究其原因,除了潮籍语言学家众多之外(如中山大学的李新魁、曾宪通、黄家教、施其生教授、暨南大学的詹伯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张盛裕研究员、语用所的李乐恭研究员、湖南湘潭大学的李永明教授、深圳教育学院的陈恩泉教授等),主要还是因为潮汕方言本身的重要价值。李新魁先生曾有《潮音证古》等宏文,^[2]林伦伦也有《潮语证古》、《潮汕方言与中古音系的比较研究》和《试论潮汕方言在潮汕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等论文发表,或多或少地谈及潮汕方言在汉语语音史和训诂学中的意义。^[3]本节则旨在集中探讨潮汕方言在汉语语音史和词汇、语法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一) 潮汕方言与汉语语音史研究

根据李新魁先生的研究,潮语说话音与读书音所反映的古音时代层次,起码可以分为三个:“即先秦至汉末三国时期为第一个时代层次;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第二个时代层次;

唐宋时期为第三个时代层次。”^[4]潮汕方言的许多语音特点,正好与上述三个历史层次的语音特点相吻合,尤其是第一个时代层次更是这样,是古音研究的活化石式的宝贵材料。

1. 声母方面

(1) 轻重唇音不分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古音学上的一个观点是“古无轻唇音”,此观点得到了大多数音韵学家的肯定。从潮汕方言看来,也与此观点吻合。中古“非敷奉微”四母字,在潮汕方言中“非敷奉”三母文读为[h-],白读文[p-]或[pʰ],“微”母则读重唇音[m-]或[b-],如:

非母字:	飞pue ³³	分pun ³³	方pan ³³ 、pun ³³	夫pou ³³
	反pōĩ ⁵³	放pan ²¹³	富pu ²¹³	斧pou ⁵³
敷母字:	麸pʰou ³³	芳pʰan ³³	蜂pʰan ³³	纺pʰaŋ ⁵³
奉母字:	妇pu ³⁵	饭pun ¹¹	冯pan ⁵⁵	肥pui ⁵⁵
	浮pʰu ⁵⁵	帆Pʰan ⁵⁵	缝Pʰan ¹¹	芙pʰu ⁵⁵
微母字:	微mui ⁵⁵	晚mun ⁵³	问mun ¹¹	网man ³⁵
	无bo ⁵⁵	务bu ³⁵	万buan ¹¹	尾bue ⁵³

读擦音[h-]的文读现象可能是受官话影响之后用[h-]与发音方法相同的[f-]对应而使然的。

(2) 舌音不分舌头、舌上

“古无舌上音”也是钱大昕提出来的,潮音的特点也与此说吻合,可以为之作强有力的佐证。中古“知彻澄”母字文读为[ts-]或[tsʰ-],白读为[t-]或[tʰ-],如:

知母字:	猪tɿ ³³	知ti ³³	张tiō ³³	转tyŋ ⁵³
彻母字:	超tʰiau ²¹³	抽tʰiu ³³	撑tʰē ³³	蛭tʰan ³³
澄母字:	茶te ⁵⁵	召tiau ³⁵	沉tim ⁵⁵	陈tan ⁵⁵
	持tʰi ⁵⁵	澄tʰen ⁵⁵	传tʰuan ⁵⁵	柱tʰiau ³⁵

(3) “疑”母字读[h-]和“晓匣”归“见溪群”

疑母字潮音通常读为[ŋ-]声母，但有一些字读为[h-]声母，如：

鱼渔h⁵⁵ 艾hiã¹¹ 蚁hia³⁵ 瓦hia³⁵
讹ho²¹³ 颜_姓hiã⁵⁵ 额hia?⁵ 岸hũã¹¹

潮汕方言读[h-]的这些字主要是上古的浊声母阳调类字，可以证明它们主要是跟浊音的“匣”母有密切的关系。而更早的时代，则“晓匣”母归“见溪群”，潮音也有这种现象存在。如：

匣母字：侯_姓猴kau⁵⁵ 厚kau³⁵ 下_矮ke³⁵
糊kou⁵⁵ 挟koi?⁵ 行kiã⁵⁵ 寒kuã⁵⁵
汗kũã¹¹ 危kũĩ⁵⁵ 县kũĩ¹¹ 衞kã⁵⁵
含kam⁵⁵ 咸kiam⁵⁵ 猾kuk⁵ 峡kiap²
合_药kap² 绘kuai²¹³

晓母字：许_姓k'ou⁵³ 吸k'ip² 霍藿k'ak² 况k'uaŋ²¹³
薈_草k'au³³ 呼_鸡k'ou³³ 恢k'ue³³ 郝k'ak²

(4) “喻三归匣”和“喻四归定”

所谓“喻三归匣”，即是中古“匣”母中缺少三等字，不少学者认为“喻三”（也称“云”母）就是从“匣”母三等分析出来的。现代潮语很多云纽字读为[h-]声母阳调，可为佐证。如：

佑_保ho¹¹ 雨hou³⁵ 云huŋ⁵⁵ 园hŋ⁵⁵ 远hŋ³⁵
雄hion⁵⁵ 王heŋ⁵⁵ 熊hiŋ⁵⁵ 域hok⁵ 晕hiŋ⁵⁵

“喻四”母字则更复杂，分别读为：

[s-]：蝇sin⁵⁵ 翼sik⁵ 榕sen⁵⁵ 鳙son⁵⁵
[z-]：榆俞榆逾zu⁵⁵ 喻裕zu³⁵ 愈zu⁵³
锐zue³⁵ 允zun⁵³ 孕zen³⁵ 唯惟维zui⁵⁵
[t']：颖颖郢t'en⁵³

“喻四归定”是曾运乾提出来的。后来，邹汉勋、黄侃、高本汉、周祖谟等学者提出了“船禅归定”的补充之说。事实上，从“定”（澄）母向“喻四”发展的过程中，一定有不同历史层次的沉积，因而也就有了潮汕话这样读“喻四”母字读与“船禅澄”母字相同的现象。李新魁先生把这个演变过程图示为：^[5]

$$dj \rightarrow \phi (\text{澄}) \rightarrow \phi (\text{船}) \begin{cases} Ze (\text{禅}) \rightarrow j (\text{以}) \\ z (\text{邪}) \end{cases}$$

(5) “船禅不分”和“精庄章不分”

“船禅”两母字潮音都有读[s-]或[ts-]的，如：

船母字：示si¹¹ 神sin⁵⁵ 顺sun³⁵ 术suk⁵
舌tsi?⁵ 船tsun⁵⁵ 秫tsuk⁵ 食tsia?⁵
禅母字：树su³⁵ 受siu³⁵ 辰sin⁵⁵ 纯sun⁵⁵
薯tsɯ⁵⁵ 十tsap⁵ 上tsiõ³⁵ 石tsio?⁵

还有不少字是[s-、ts-]或[s、ts'-]两读，如：食(船) [si?⁵]或[sik⁵、tsia?⁵]，树(禅) [su³⁵]、[ts'iu¹¹]，拾(禅) [sip⁵]、[tsap⁵]，什[sip⁵]、[tsap⁵]，常(禅)[siõ⁵⁵]、[ts'ian⁵⁵]，上[sian³⁵]、[tsiõ³⁵]，成[sen⁵⁵]、[tsĩã⁵⁵]。

“船禅”不分的现象也是上古音的特点，^[6]潮汕方言保留了这种特点。

另外，潮音中只有一套舌尖前音[ts-、ts'-、s-]，没有其他卷舌音，这也与古音相合。“精庄”两组在上古音中都读为齿音，共有[ts-]（硬音）、[tsj-]（软音）和卷舌化音[tsr-]三组。“庄”组是从[tsr-]演化而来的；章组则来自上古的[t-]组的软音[tj-]，再发展而成为塞擦音[tsj-]、[tɕ-]。潮州话只有一套[ts-]、[ts'-]、[s-]声母，以一当三，那是保留了钱大昕所说的“古人多舌音”的特点。

除上述所云潮汕方言所保留的古汉语语音特点之外，还有读“章”组字为[t-]，如：

蛭恹tiak² 諄tun³³ 唇tun⁵⁵
术_口tuk⁵ 翅t'i²¹³ 常tiaŋ⁵⁵

读“章”组字为[k-]，如：

枝ki³³ 梔ki³³ 指ki⁵³ 痣ki²¹³
粥kiok² 齿k'i⁵³ 支ki³³

读“庄”组字为[t-]或[t'-]，如：

诈tẽ²¹³ 榨te²¹³ 滓tai⁵³ 踣tẽ³³
钗t'oi³³ 窗t'en³³ 锄tɯ⁵⁵

潮汕话中一些“奇怪”的语音现象，如“架”说[kã³³le²¹³]、“落”说成[kã³³lau?⁵]、“巷”说成[kã³³lan¹¹]，“脚下打滑”说成[t'ɯ³³]也说成[lɯ³³]，“用力擦去”说成[t'ɯ²¹³]，也说[lɯ²¹³]，也都可能是上古音某些语音特点的遗留。这些“奇怪”的读音可能是一些弥足珍贵的活化石。

2. 韵母方面

(1) 上古歌部字主要元音为[a]

上古的歌部字包括《广韵》中的歌、戈韵和一部分支、麻韵字。在北方方言中，歌韵字“歌俄何荷河”等读[ɤ]，“磋多佗罗我左”等主要元音为[-o]，支韵字“陂牺宜仪离椅”则读[-i]。但在上古音中，歌部的主要元音应该是[-a]或[-a]，潮汕方言读不少歌部字的主要元音为[-a]，便是活证据。如：

拖t'ua³³ 歌kua³³ 箩lua⁵⁵ 舵tua³⁵ 大tua¹¹
我ua⁵³ 婆p'ua⁵⁵ 磨bua⁵⁵ 簸pua²¹³ 祸hua³⁵
破p'ua²¹³ 和hua⁵⁵ 惰tũã³⁵ 蛇tsua⁵⁵

上古歌部的中古支韵字是东汉时分化出去的，潮汕方言至今保留此前的读音，仍保留[-a]元音。如：

奇k'ia³³ 骑k'ia⁵⁵ 倚k'ia³⁵ 寄kia²¹³ 崎kia³⁵

蚁hia³⁵ 岐kia³⁵ 倚ua⁵³ 徙sua⁵³ 纸tsua⁵³

与上古歌部有关的“地”字，潮汕方言至今也保留[-o]韵母，如“扫地”、“洗地”、“地粪”、“镇地”等念[to²¹³]，与先秦古音相合。

(2) 上古之部尤韵字读为[-u]，哈韵字为[-o]

上古的之部字中，有一部分字在中古的《广韵》中归入尤韵。尤韵字在潮汕方言中多数文读为[-iu]，白读为[-au]。但来自上古之部的一些尤韵字却读为[-u]，如：

浮P'u⁵⁵ 牛gu⁵⁵ 妇hu³⁵ 负hu³⁵
久ku⁵³ 白k'u³⁵ 舅ku³⁵ 富pu²¹³ 有u³⁵
副hu²¹³ 旧ku¹¹ 丘k'u³³ 韭ku⁵³

这起码是汉代这些字归入尤韵之前的读音。而且，读[-u]元音还对上古之部的拟音很有参考价值。

上古之部中后来归入中古脂韵的“龟”字，潮音也读[ku³³]，与上举各例一致，也是分化前的读音。

上古之部的中古哈韵字通常都读[-ai]，带[-i]尾。但有几个字潮汕方言读为[-o]，没有[-i]尾，如：

胎t'o³³ 袋to¹¹ 在to³⁵ 戴to²¹³
代to¹¹ 岱to¹¹ 埭to¹¹

这也可以与读[-u]的那些字一起，证明上古之部字可能读单元音，[-i]尾是后代才产生的。

(3) 蒸部中古东韵三等字读为[-eŋ]

上古音中的蒸部，包含了中古东韵三等的一些字。这些字潮音文读为[-oŋ]或[-ioŋ]，但一些字白读为[-eŋ]，这些字大部分便是源于上古的蒸部字。如：

弓keŋ³³ 雄heŋ⁵⁵ 宫keŋ³³ 众tseŋ²¹³ 铙ts'eŋ²¹³ 穷keŋ⁵⁵
这些字归入东韵三等之前属于冬部。而在先秦时代，它们可能还保持在蒸部，与今天的潮音比较接近。

(4) 上古阳部中的庚韵字读为[-iã]，和东、阳混读

中古的庚韵字中，有一部分潮音白读为[-iã]，如：

行kĩã⁵⁵ 兵pĩã³³ 京惊kĩã³³ 擎k'ia⁵⁵
影ĩã⁵³ 命mĩã¹¹ 镜kĩã²¹³ 丙pĩã⁵³

这些字中的一部分，上古归于阳部，潮音保留了阳部主要元音开口度较大的特点，与上古属耕部的庚韵字主要元音为[e]有较大的差别。

上面说到潮音读上古阳部字的主要元音为[a]。东部字白读潮音为[-aŋ]，主要元音也是[a]，如：

篷p'aŋ⁵⁵ 东taŋ³³ 同taŋ⁵⁵ 棕tsaŋ³³ 工kaŋ³³
中taŋ³³ 梦maŋ¹¹ 枫paŋ³³ 冯paŋ⁵⁵ 虫t'aŋ⁵⁵

上古音的东、阳两部合韵，大约是在汉代之前，特别是楚地韵文中更多见。因而潮音中读上古阳部庚韵字和东部东韵字的主要元音都是[a]，也是古音之遗留。

(5) 保留上古次入韵字的特殊读法

中古属于蟹摄的“盖带大赖蔡”和“誓”等字，在上古音中属于次入韵字，可能带有[-ʔ]韵尾而不是中古和现代的[-i]韵尾。现代潮汕方言这些字的读音，和佳韵的“柴洒”等字一样，不带[-i]韵尾。如：

盖kua²¹³ 带tua²¹³ 大tua¹¹ 赖lua¹¹
蔡ts'ua²¹³ 誓tsua¹¹ 柴ts'a⁵⁵ 洒sa²¹³

虽然，这些字中大部分已不带[-ʔ]韵尾了（“盖”另一音[kəʔ²]，“汰”一音[t'uaʔ²]，“洒”一音[tsuaʔ²]，仍保留[-ʔ]尾），但没有像其他字一样产生[-i]韵尾。泰、祭、佳等韵字带[-i]韵尾，是南北朝以后的读音。因而潮汕方言的这种读音，可能是次入韵字aʔ→a→ai演变过程中过渡时期的读音，时间大约在六朝期间。

(6) 中古三、四等字不带[-i-]介音

中古的脂韵字潮音主要读[-i]和[-u]，一些字则读[-ai]，如：

眉bai⁵⁵ 梨lai⁵⁵ 师狮sai³³ 屎sai⁵³
利lai¹¹ 姨ai⁵⁵ 私sai³³

这说明这些字在中古以前不读为[i]，也不带[-i-]介音。

中古《广韵》纯四等韵“齐萧青先添”等，音韵学界对其带不带[-i-]介音一直有争论，但潮音白读却表现了不带[-i-]介音的倾向。如：

齐韵字：鸡koi³³ 溪k'oi³³ 睇t'oi⁵³ 题toi⁵⁵ 批p'oi³³
齐tsoi⁵⁵ 犁loi⁵⁵ 底toi⁵³ 体t'oi⁵³ 礼loi⁵³
计koi²¹³ 契k'oi²¹³ 第t'oi³⁵ 替t'oi²¹³ 细soi²¹³
先韵字：肩koi³³ 千ts'oi³³ 前ts'oi⁵⁵ 先s'oi³³ 莲n'oi⁵⁵
蜚koi⁵³ 殿t'oi¹¹ 佃t'oi³⁵
青韵字：丁teŋ³³ 亭teŋ⁵⁵ 停t'eŋ⁵⁵ 宁leŋ⁵⁵
形heŋ⁵⁵ 灵leŋ⁵⁵ 顶teŋ⁵³ 冥meŋ⁵⁵

3. 声调方面

潮汕方言有8个调类：中古音的平、上、去、入四声在潮汕方言中各分阴、阳。从这8个调类与《广韵》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的特点。

(1) 根据《汉语方言调查字表》统计，《广韵》清声母去声字中有25个读阴上，21个读阳上，读阴去的有120个；上声字与去声字之比是38%强。浊声母字中读阳去的有141字，阴去的25字，阳上184字，去声字与上声字的比例是90%。中古的浊上声字后来变到去声中去，这是一条著名的规律。但从潮汕方言读《广韵》浊去声字为阳上多于读为阳去的现象看来，“浊上变去”的演变可能早在《广韵》之前就发生了。《广韵》中的许多浊去字，可能是此前由浊上变进去的，而潮汕方言则保留了演变前阳上的归类。这种现象在其他兄弟方言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如粤西的雷州闽语中，也有接近

一半的浊声母去声字读归阳上。南澳岛上的云澳话,更是无论单字调还是连读调,都是阳上、阳^[7]去不分。

(2)潮汕方言有[-p、-k、-ʔ]三种入声韵尾。从字表的497个例字看来,仍收[-p、-k]的有352个,收[-ʔ]尾的有140个,几近30%。与粤西闽语比较起来,我们发现,潮汕方言收[-ʔ]尾的字,粤西闽语都失去塞音韵尾而读舒声韵了。^[8]

(二)潮汕方言与汉语词汇语法史研究

除了在语音上保留丰富的古汉语特点之外,潮汕方言在词汇上还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一些语法现象,也是从古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古语词和语法特点,对于研究古汉语词义、词汇史和语法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例如:

菠薐[pue³³leŋ⁵⁵](菠菜)一词,在潮汕方言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稽之古籍,我们不但知道它是个古代的译音借词,而且还可以证明这个词及其所代表的事物进入中国的年代,要早于一般文献的记载。《唐会要·泥婆罗国》载:“(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菠薐菜、浑提葱。”因而,不少工具书都认为菠菜是唐代泥婆罗国献给中国的。但查南朝·梁·顾野王编写的字书《玉篇》,却发现其中艸部已收入菠薐二字:

“菠,博何切;菠薐。”“薐,勒登切;菠薐。”由此可见,既然在南朝时这两字已收入字典之中,可能“菠薐”这种东西在生活中已不鲜见,而且有了多次使用的这个译音词。按通常的规律,新字新词是不容易被收入字典、词典中的(专门的新词语词典除外)。我们据此推测,菠菜种子可能是在南北朝以前(很可能是在汉代)就带来的,因而这个词的产生年代,也起码是在南北朝以前,而决非是唐代。

《论语·乡党》有“沽酒市脯不食”句。郭在贻先生引黄侃先生之说,认为当云:“沽酒不饮,市脯不食。”^[9]谭世勋《句法研究的继承与发展》更加具体地说:“古人认为酒不能食,《论语》‘沽酒不饮,市脯不食’的酒是因脯而言食。”^[10]也就是说“食”与“酒”古汉语是不互相搭配的。但潮汕方言“食”字与“酒”、“水”、“茶”等完全可以搭配。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去探索古汉语的用例,结果发现,至迟在汉代,便有书证,《汉书·于定国传》:“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后代的例证便更多,如唐·柳宗元《席饮》:“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11]

六朝有个副词“正(政)”,表示“才”,与现代汉语不同。如《裴子语林》:“谢万就安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语,正欲以为豪具耳!若畏寒,无复胜绵者。’”“正欲以为豪具耳”,“只不过是用水来摆阔气而已”。又同书:“(孟业肥甚,武帝欲称其重。)业入见,武帝曰:‘朕欲试自称几斤。’业答曰:‘陛下正是欲称臣耳,无复烦劳圣躬。’”“陛下正是欲称臣耳”,“陛下只不过是称我而已”。又《幽明录》:“汝算录正余八年。若此限竟,死

便入罪谪中。”“正余八年”,“才剩下八年”。字亦作“政”。《冥祥记》:“问五人:‘有几人来?’答曰:‘政一人耳。’”“政一人耳”,“只一人而已。”这种词义很容易被误解为“正要”,“正是”。潮汕方言中有个表示“才”、“只不过”的副词叫[tsia²¹³]。“正余八年”,说成“tsia²¹³存八年”。“才一个人”说成“tsia²¹³一人定。”笔者谓[tsia²¹³]即“正”。“正”字潮音为[tsiã²¹³],今此词为[tsia²¹³],只是鼻化成分脱落而已,其余皆吻合。如此,则也是六朝古语遗存之又一例。反过来,可证六朝小说词语之奥义。

元杂剧《渭塘奇遇》二(酒保白):“更有那五味俱全炉烧的肥鹅,八宝镶就蒸熟的腩鸡。”腩鸡,陆澹安先生《戏曲词语汇释》释为阉过的鸡。^[12]其实,“腩”乃肥之意。“肥鹅”与“腩鸡”可互文见义。而潮汕方言至今保留了这个先秦时代的语词,潮音[t‘uʔ⁵],胖墩墩的叫“肥腩肥腩”。此词先秦典籍多有用例,如《左传·桓公六年》:“吾牲牯肥腩。”晋·杜预注:“腩,肥也。”《礼记·典礼》下:“豚曰腩。”唐·孔颖达疏:“腩,即充满貌也。”《诗·周颂·我将》:“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汉·郑玄笺:“我奉养我享祭之牛羊,皆充盛肥腩。”后代也一直沿用,如《太平广记》卷四二九引《广异记》:“(张)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腩甚,几三百斤。”《文选·吴都赋》:“草木节解,鸟兽腩肤。”李善注引刘逵曰:“腩,肥也。”

潮汕方言中有个名词性词类的前缀“阿”,最常见的用法是置于称谓名词语素之前,如“阿林、阿文杰、阿老三、阿武”等等,音为[a³³]。王力先生认为:“词头‘阿’字最初用作疑问代词‘谁’字的词头,而‘阿谁’可能是从‘伊谁’变来的。‘伊谁’在《诗经》里已出现了。”^[13]而李新魁先生认为:“这个‘阿’事实上是来自苗语……‘阿’这个词头大概是古台语各种语言所具有的,它首先被吸收到南方的汉语方言中来,然后在魏晋时期传到北方话,并且进入书面语言。”^[14]不论是古汉语自有的,还是由古台语借入的(我们认为可能先秦汉语与苗语共有,没有谁借谁的问题),南北朝时期的这个“阿”不但存在,而且应用范围还不止在称谓名词语素、人称代词之前,还用于指示代词之前,而且也不一定读[a],还可能读[ɤ]或[o]。如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好几处用到“阿堵”这个词,如《文学篇》:“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规箴篇》:“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巧艺篇》:“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又《雅量篇》:桓温家宴客,在夹壁中埋伏武士。谢安发现了说:“明公何有壁间著阿堵辈?”这个“阿堵”中的“堵”是“者”的异体字。《广

韵》上声马韵一音“章也切”，与“者”同音同义。而“阿”则是前面所说的无义词头，潮音为[o]，“阿堵”即[o³³tsia³⁵]，潮语说“阿者好食”（这东西怎么能吃）、“阿者人好用”（这种人怎么能录用）乃是日常用语。由此可见“阿”作为无义词头，研究汉语语法史时不但要考察它的时间，还要考察它的用法。

近代汉语的指示代词“这”，还有“遮”、“者”等写法，^[15]如溯起源来，“阿者”的“者”也是指示代词。因而，可能“这”、“遮”是后起的写法，只不过后来“这”用得多了，而且现代汉语也选择了它，所以便被视为正宗。

近代汉语中有个表被动的介词“吃”，如《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我因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后花园里。”

《金瓶梅》第一回：“妇人吃他几句抢的通红了面皮。”“吃”也写作“乞”，《金瓶梅》第四十二回：“乞孙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写差了。”又第二十六回：“乞金莲向前把马鞭子夺了。”“乞”潮汕方言作动词用时有二义：音[k‘ɿk²]时表乞讨；音[k‘wɿ²]时表给予，义同“给”，如《汉书·朱买臣传》：“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五灯会元》卷二：“僧回首，师曰：‘乞我一文钱。’曰：‘道得即与汝一文。’”

近代汉语中表被动的“乞”使我们想起了“给”用作介词表被动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那么，表被动的“乞”是否也是从实词虚化来的呢？潮汕方言今天既用“乞”作实词，也用作介词，为我们提供了认为是的证据^[16]。

潮汕方言中跟其他南方方言一样，存在着不少修饰成分后置的词语，如“喜欢”说成“欢喜”，“客人”说成“人客”，“日历”说成“历日”，“公鸡”说成“鸡公”等等。早在1953年，岑麒祥先生就指出：广州方言中的倒序词是广州话与侗、台语——特别是广东西南部至今使用的壮语“交流”的结果。^[17]袁家骅先生说得比较谨慎，只指出“这种构词法跟壮侗语族各语言（壮、黎、侗、水语等）是很接近的”。^[18]詹伯慧先生就说得明确了：“修饰成分后置正是壮侗语中一个突出的语法特点，粤方言中存在这一构词方式，大概也是吸收壮侗语的结果。”^[19]但从古代汉语中的一些用例看来，似乎汉语的上古阶段也应该有过修饰成分后置的特点，也许，汉藏语系大部分语言本来就是修饰成分后置的。如《周礼·春官·冯相氏》“以会天位”汉·郑玄注：“若今历日，太岁在某月某甲，朔日直某也。”又唐·太上隐者《答人》诗：“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又《春秋经·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鸡父”，即“鸡翁”，虽是地名，但也是修饰成分后置。北魏·张丘建《算经·百鸡题》：“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宋·陶穀《清异录·药品·火灵库》：“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

男，不使交……。”鸡公、鸡母的说法，不独南方有，北方也有，西北的很多地方就有“鸡公”、“鸡婆”、“鸡母”等地名。^[20]

因而，潮汕方言中的这些倒序词，很可能是先秦汉语的遗留，而不一定是南方古台语的影响而产生的。它为我们研究上古汉语的词序问题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著名训诂学专家赵振铎先生说：“方言在训诂上具有重大的作用，利用方言材料解读古书，也会有很好的收获。一个语言化出若干方言，在语言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一些方言保存古代的成分多一些，另一些方言保存古代的成分少一些；甲方言保留了这一古代成分，乙方言可能没有保留。这些方言成分往往成为考释古词古义的活依据。”^[21]潮汕方言是保留古汉语词语较多的方言之一，至今活在潮汕方言之中的一些古语词，的确对阅读理解古词古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有人称这些保留在方言中的古语词为古汉语词汇的活化石。

方言保留的古词语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理解古籍中的疑难词语，而且还可以纠正工具书的误释，或者补充工具书中的义项疏漏。已故著名方言学家黄典诚先生说得好：“要怎样才能毕辞书之能事？当然收词要广而精，释义要信而确，注音要辨而明。在这三者之中，我看与如何运用方言材料，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古代方言，固然在所必录；现代方言，尤要妥为采用。单词奥义，补书证之不足，莫若各地方言。因此甚至可以说，方言材料之得到运用与否，会直接影响一部词书的价值。”^[22]潮汕方言中的古语词，也同样有这样的重要作用。如：

丈夫，《辞源》释为“成年男子的通称”^[23]并引《穀梁传》及《晏子春秋》用例为证，虽可通，然却是以偏概全。

“丈夫”一词，在闽南方言中均指男子，包括男孩，生男孩可说“生丈夫”，潮音为[ta⁵³pou³³]。而古籍中，“丈夫”也有指男孩的用例，如《国语·越语》上：“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以上三例“丈夫”均指男孩子，可与潮汕方言一起，证《辞源》之不足。

昼，《辞源》有一义项，指白天，这也是现代汉语保留下来的义项。但“白天”一义无法解释下列用例。《左传·昭公元年》：“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又《国语·鲁语》下：“士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从例子中不难看出。“昼”乃中午之意，并非白天。潮汕方言中“昼”有两读：一读[tɿu³⁵]，指白天；一读[tau²¹³]，指中午，则与古语吻合，也可补《辞

源》之不足。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日部》：“昼，知了切；日正中。”也可证古语与今方言的一脉相承。

颠倒，在潮汕方言中有“反而，反倒”一义，读为[tin³³to²¹³]。《辞源》此条无此义项，但古籍中却有此用例。如唐·皎然《酬秦系山人戏赠》诗：“正论禅寂忽狂歌，莫是尘心颠倒多？”元·无名氏《千里独行》三：“三条妙计都不济，好也，颠倒丢了一领锦征袍。”明·洪梗《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分付你少则声，颠倒说出一篇来。”

治，《辞源》共列zhi和chi两个音7个义项，唯独没有“宰杀”一义。《说文解字·刀部》：“𠂔，楚人谓治鱼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内给之祭。晏子闻之，谏。……公曰：‘善。’趣庖治狗，以会朝属。”注云：“治，宰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炙法》第八十“衔炙法”：“取极肥子鹅一只，净治，煮令半熟。”宋·俞文豹《吹剑三录》：“治音持。俗言治鱼、治鸡。”《广韵》平声之韵一音“直之切”，去声志韵也有又音“丈之切”，都是澄母之韵，普通话切chí，潮汕话文读为[t‘i⁵⁵]或[ti⁵⁵]，但白读为[t‘ai⁵⁵]正与口语中谓宰杀为[t‘ai⁵⁵]相合(俗字为“台𠂔”)。“治猪”，“治鱼”，“治狗”，甚至“治人”今潮汕话皆可说。证之古籍用例，可知为地地道道之古语词，《辞源》是应该补列此义项的。

综上所述，潮汕方言中保留着相当丰富的古语词，而这些古语词，对研究古汉语词汇、汉语词汇史和辞书编撰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汕头大学副校长、本部编委副主任)

注：

[1]参阅《潮汕方言研究文献目录》(载《潮学研究》第1期，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参阅李新魁《潮音证古》(载《潮学研究》第1-2辑)。

[3]见《语文研究》1997年第1期、《潮学研究》第1-3辑和《汕头史志·饶宗颐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专号》1996年。

[4]见李新魁《潮音证古(声母部分)》。

[5]见《潮音证古(声母部分)》，《潮学研究》第1辑第

150页。

[6]见裴学海《古声纽船禅为一，从邪非二考》(载《河北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李新魁《论(切韵)系统中床禅的分合》(载《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7]参阅本章第四节《古浊声母上声、去声字汕头话今读考察》。

[8]参阅第四章第二节《闽方言在广东的分布及其音韵特征的异同》。

[9]见郭在贻《训诂丛稿·训诂五讲》第3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0]谭文载《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4期。

[11]详参谢立群《“酒”也可言“食”》(载《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1期)。

[12]见陆书第4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王力《汉语语法史》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14]李新魁《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载《广州研究》创刊号，1983年)。

[15]详参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第267页-294页(学林出版社，1985年)。

[16]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第210页-224页(语文出版社，1992年)认为作动词的“乞”跟作介词的“乞”(吃)不同源，请参阅。

[17]岑麒祥《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载《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

[18]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06、267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

[19]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第16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0]参阅《甘肃方言概况》第545页。

[21]见赵振铎《训诂学纲要》第14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22]见黄典诚《方言与词典》(《辞书研究》1982年第6期)。

[23]《辞源》指1983年出版的商务修订版。